# 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六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十七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幼時裕愛其風采

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為菴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為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出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還為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為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

鎮西長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既封王秀之遷為司馬河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為黃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即位為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裕不與来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

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顔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為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欵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為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内史州西曹茍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既刋于易慠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為後代一丘土足下

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
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来成人之美春
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徳規於相益實
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為四海國士夫
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徳權行
為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
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
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逆鱗哉

君子處人以徳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徳為寳足下以位為寳各寳其寳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絶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平潁川人豫章王嶷為荊州時平獻書令減損奢麗豫章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事平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請

罷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為之到郡修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謚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勲宋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常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

肯從命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為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衛軍掾孔逭亦抗直著三吳決錄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

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為輔國將軍豫章内史父憂去官起為建武將軍吴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絪緼天地君人之亮蟬聨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吏或

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鹿圖稱題霍氏况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黄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廵宫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葳跡能無惻隐令扃禁嶔遂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覧四時臨閲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删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㩁

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宫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僩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絶知之者絶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㩗取證明之文僩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為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

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為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為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

還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
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
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答追贈太常
謚懿子
蔡約字景撝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父興宗
征西儀同約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祕
書郎不拜順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
司空東閤祭酒太尉主簿齊臺建為世子中舍人仍隨

度東宮轉鄱陽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
書郎司徒右長史黄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為新安太守
復為黄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
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脱武冠解
劒於省眠至下鼔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
尉如故出為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
祖謂約曰令用卿為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
密邇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

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閒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高宗為録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為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𡚒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為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内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為尚書殿中郎隣族來相賀慧

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為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為太祖所賞引為太傅東閤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曅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參軍安陸侯緬為吳郡復禮異

慧曉慧曉求補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為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為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

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

與語帝遣左右單景儁以事詣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為輔國將軍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為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鎮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鎮南將軍凱之孫也性尤清直
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
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
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
倍盈縮相兼畧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
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
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
宜可訪察即啓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

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来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兹尤饉去乏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

將以何術皇慈恤隐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榷利重增
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
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
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貫怨元
懿禀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
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
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

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盖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户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屬官盖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横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

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蠹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
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
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
巧復滋綱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
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
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
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
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

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燼彌復特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

是堉土事在可知因循餘獎誠宜改張沿元懿令啓敢
陳管見世祖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
兖二州事籤典謡事未甞與色動遵法制歴黄門郎吏
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内史
蕭恵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話征
西將軍儀同三司恵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歎其
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叅軍尚書水部
左民郎出爲湘東内史除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

始初凡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邰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還為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競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為武陵内史中書黄門郎惠基善隷書及奕棊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為休範妃太祖謂之

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為軍副

惠基弟惠朗親為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内了不自疑出

為豫章太守還為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

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

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

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

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即位為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

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為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

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還為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五年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来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

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睹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抗品棊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為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

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修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答曰獫狁孔熾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封建

安縣子五百戸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為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九年為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典籤何益孫贓罪百萬棄市惠朗坐免官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末過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夭

闕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己伯寶世族榮家為美約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貞亮斯焉君子惠基惠和時之選士

南齊書卷四十六

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王秀之傳太尉從祖兄也○臣承蒼按太尉下當有儉字僧祐弘之孫儉曇首之孫故曰從祖兄

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齊書卷四十七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十八

王融　謝朓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台輔僧達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

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
行叅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
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
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
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宫闕
沐浴恩私拔迹庸虚參名盛列纓劒紫複趨步丹墀歲
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懃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
識必譏臣所用慊慨憤懑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

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
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
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
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
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
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
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
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

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脩慙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稾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闗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褻之責況復顧同文軌儻見款遣思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涓

流泛酌豈直疥癬輕痾容為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﨟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慴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褠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於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即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銷闕北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絶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偽竊章服歷年將絶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

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隷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獎佇俟揮戈顧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邦姓直勒渴佚台鼎則邱頹茍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虯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泛

居顯職令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為帷牀馳射為糇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蹴蹸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醍乳於冀俗聽韶雅如聾瞶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

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畧遠孚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籯於理有愜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荅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臣聞情慉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

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
足貴應鼙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輿運維
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稱
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
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邑歎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
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
玄綱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
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

昬霾經術跡淺將邁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鈍駑樂陳涓壒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閒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蠻傳歌羌僰踰

山秦屠越海舌象齕委體之勲輶譯厭瞻廵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讐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勿勞弦鏃無待干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瀚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

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廵幸然後天
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
具僚瑲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
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
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
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
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覲視
馬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

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顔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

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勲勲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航開喧湫不得

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朝廷討雍州
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
報德者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
言微感一飡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
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
而宴安昊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
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
陛下聖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

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竝懸於廚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揆犹爲食莊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内難兵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隷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

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
功仰酬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
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
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
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翕
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世祖疾篤
暫絶子良在殿内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
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

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内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躡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僭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

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壘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勅賜語北邊動静令因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啟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勅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衡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傖楚狹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

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内不容都無彼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訾毁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竝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

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宫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衛軍東閤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

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啟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摇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悒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飃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裦採一介搜揚小善捨未場圃奉筆苑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尋以

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啟讓不當見許高宗輔政以朓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以選復為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為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黄門蔡興宗讓中書竝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

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竝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竝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别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又啟讓上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

謂朓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遥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朓欲以為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答少日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劉暄興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遥光遥光大怒乃稱敕召朓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祏暄等連名啟誅朓曰謝朓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超

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興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啟事如此朓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藩邸日夜從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為己功素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

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間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畧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朓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

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畧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畧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宫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脱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没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暉逢昬屬亂先蹈禍機

南齊書卷四十七

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王融傳居中自見○汲古閣本見下注宋本作是事符則感○汲古閣本感下注宋本作咸按感字爲是宋本誤也

不容都無主此○主南監本作彼

謝朓傳沈昭畧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南史作尚書郎范縝嘲朓之語

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八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九

袁 彖　孔稚珪　劉 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覬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

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未闋顗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顗屍江中不聽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懐其父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司徒粲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為廬陵内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為災宜居五行超

欲立處士傳叙曰夫事闕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黄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内史除黄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内史行荆州事還為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為

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爪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為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孫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

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謚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静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

政沈攸之起兵靈産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時𡨋數而觀無能為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禄大夫以簏盛靈産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産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州舉秀才觧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為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

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别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黄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删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

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興歎皇運草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録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

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穨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

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録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横

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昬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

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續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懃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内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

括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學助敎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将軍建武初遷冠軍将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畧之要二塗

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摧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蟊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横屍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

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宫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霤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

李陵没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户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横荆棘攅於陵廟犲虎咆於宫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彊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

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刎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静五載於斯昔歳蟻壞瘻食樊漢今兹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歳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没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懟且我以

權取貴得我畧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兆虜頑而愛奇貪而好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

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慇懃臣之言和亦憮閣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踈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為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轝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禄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叅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為不亡也豫章王嶷為江州以繪為左

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叅軍驃騎主簿繪聰
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名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
莫及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
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復為司空記室
録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録事時豫章王嶷與
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謂宫府有疑繪苦求外出
為南康相郡事之暇専意講説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
問繪在郡何似既而閒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

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為安陸王護軍司馬轉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為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名繪言其事使為表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惟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乃歎曰

禰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敕接虜使事畢
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為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
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為鎮軍長史轉
黄門郎高宗為驃騎以繪為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典
筆翰高宗即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寧朔將軍撫軍長
史安陸王寶晊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内史行
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晊妃悛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繪奪

取具以啟閒實睚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食麤糲服闋為寧朔將軍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悛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

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南兗州刺史張稷總城内軍事與繪情欵異常將謀廢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内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詡弟瑱字士温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竝為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繪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堤防御民之羈絆端簡為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寛猛之利亦異辭有出没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姦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牢戶未必非冤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矜

府中枉理獄急不在躬寀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
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
僭蓋由網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
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為利孰遠故永明定律多
用優寛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為令貴在必行而
惡其舛雜也

贊曰袁猗厥戚猶子為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
悟立行砥名

南齊書卷四十八

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袁彖傳懐其父集○父集南史作文集即指其伯父顗之集也

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卷四十九至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𡌴㩦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舉人臣郭履元

南齊書卷四十九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三十

王奐從弟繢　張冲

王奐字彦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禄儀同父粹黄門郎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彦孫觧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别駕

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黄門郎元嘉元年為晉熙王
征虜長史江夏内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為晉熙
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
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
為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奂為吏部轉
普曜為内職晏深德之及晏仕世祖府奂從弟藴反世
祖謂晏曰王奂宋家外戚王藴親同逆黨既其羣從豈
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啟聞晏叩頭曰王奂修謹保無異

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左將軍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内史㑹一歲三遷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脩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蕪日者戎燼之後痍毁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

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强語實安能以相
獎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
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
號前將軍世祖即位徵右僕射仍轉使持節監湘州軍
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侍江州刺
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與無學術
以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籍郎王植屬吏
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與意植

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奐欲請車駕幸府
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謂奐曰吾前去年為
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欻爾也王儉卒上用
奐為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奐不能相推荅
上曰柳世隆有重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為左僕射加
給事中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
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
謂王晏曰奐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

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繿縷送袴褶三千具令奐分賦之十一年奐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奐啓録小府長史劉興祖虚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令體傷楗蒼瞰事㬎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

啓聞以啟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
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奐
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録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
贓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啓奐不問興祖後執録奐
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
漆柈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啟乞出都一辯萬死無
恨又云奐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
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奐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

扇構害除興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
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
家無人不聞又云奂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
二十一日奂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經死
屍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黶陰下
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
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嗛苦
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

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奐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奐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罪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齋仗五百人收奐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奐子彪素凶剽奐不能制女壻殷叡懼禍謂奐曰曹呂令來既不見真敕恐為姧變政宜録取馳啓聞耳奐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出

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啟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奐司馬黃瑶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内起兵攻奐奐聞兵入還内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詔曰逆賊王奐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内懷凶慝貽戾鄉伍敢棄

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三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奐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録然後奏聞朕察奐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自非犯官兼豫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

市餘孫皆原宥殷叡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解文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奐為雍州啓叡爲府長史叡族父恒字昭度與叡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並有古風以是見蚩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

為度支尚書坐屬父疾及身疾多為有司所奏明帝詔
曰般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横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
敘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禄大
夫建武中卒與弟伷女為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與自
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並長且與又出繼前代或當有
准可特不離絶與從弟續

續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為祕書郎太子
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續經年乃受景

文封江安侯續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
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
東海太守黄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爲撫軍吏
部尚書張岱選續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可
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輙録郡
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
續敎爲有司所奏續坐白衣領職遷太子中庶子領驍
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續信佛法稱疾不從駕

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為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為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靖子纘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纘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柬通直郎沖出繼從伯侍中景脩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脩曰查何如梨景脩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沖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為將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

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沖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為馬頭太守從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軍司馬八年為假節監青兾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即位以晉壽太守王洪軌代沖除黄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假沖節都督青兾二州北討

諸軍事本官如故虜并兵攻司州徐青詔出軍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城據之沖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即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溘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遥昌為豫州上慮寇未已徙沖為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即位出為建

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内史行郢州府州事永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竟不行明年遷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刺史申希祖卒以沖為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為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南兖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竝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寅還都以沖為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

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

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静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静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内亦舉火應之而内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内史程茂固守東

昬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

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為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為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巳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沖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為中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為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盆城

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史臣曰石碏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王奐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沖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爲亡之事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干紀覆此胄華張壘窮守死如亂麻爲悟既晚辯見方賒

南齊書卷四十九

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王奐傳上遣中書舍人吕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齋仗五百人收奐○臣祖庚按通鑑注云齋仗齋庫精仗以給禁衛勇力之士

曹吕令來既不見眞勑恐爲奸變政宜録取馳啓聞耳○臣承蒼按南史載叡諫奐當白服接臺使又勸奐仰藥自全與此傳不同

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

市○臣祖庚按琛弟肅此不載以其入魏也又按南史奂弟份自拘請罪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帝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曰肅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此亦不載通鑑考異曰奂以三月死帝以七月殂是冬肅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

張沖傳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諸本同吳園中南史作吳國

停住夏口浦○夏口南史作夏首

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臣祖庚按梁高祖紀及韋叡傳作死者什七八通鑑考異曰按死者不可以家數也

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